

獨樂不如眾樂

「院藏善本古籍選粹」 策展思維的新意與轉變

許媛婷

往昔常設展「古籍與密檔——院藏圖書文獻珍品」固定在正館一〇三陳列室展出圖書及文獻類文物，然自今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開始，圖書文獻處常設展將擴大成為兩個展間分別展陳「古籍」及「密檔」。其中，一〇四陳列室將以「院藏善本古籍選粹」為題重新呈現在觀眾眼前。此次展覽企圖有別於以往的策展思維及展場設計，藉以吸引年輕人目光，讓古書距離不再遙不可及。



古文物·新思維——策展觀念的再思考

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古籍數逾二十一萬四千五百冊，其來源除了承繼自昔日清宮舊藏的宋、元、明歷朝珍貴善本之外，

另有一九二五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前後所蒐珍本古籍不斷地匯聚而成。從數量而言，

這批藏書或許稱不上浩瀚壯觀，然版本類型囊括自宋以來歷朝刊本、活字本、名家批校本、稿本、舊鈔本，以及少數高麗、

日本刊本與鈔本，孤本佳槧往往而在，質精量豐。

過往本院曾以「古籍與密檔——院藏圖書文獻珍品」為題，分別展出院藏善本古籍與檔案文書，為有心瞭解圖書文獻類文



圖3 《日講四書解義》漢文本 清康熙16年内府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家(圖一)；最後，展示文物則是期望在原有框架及主軸裏力求呈現新意。

就本展而言，展覽將佈陳文物分成「清宮藏書」及「訪舊蒐遺」兩大單元，一來藉此呈現故宮善本的典藏來源，不僅兼具皇室與民間圖書，亦有公家與私人藏書，其涵蓋內容多元廣泛；二來則有彰顯在時代更迭、時移勢變的情況下，

物的觀眾提供了良好的入門導讀。然而，當此次再度以「院藏善本古籍選粹」概念推出展覽時，策展人亦重新思索展覽視角的轉變，企圖在原有脈絡之中，引領觀眾有不一樣的觀看角度。當年輕的觀眾遇到古文物，古文物應該如何展現出新魅力，吸引觀眾駐足欣賞，甚至讓其心有所感於



圖1 103展場「院藏清代歷史文書珍品」與104展場「院藏善本古籍選粹」聯袂展示之鈐印學習單 作者提供



圖2 本展以「清宮藏書」及「訪舊蒐遺」兩大單元呈現院藏善本書的兩大來源及其定位轉變 作者提供

原私屬於一姓一族的皇家藏書從此對外開放，轉向以全民共享的典藏定位轉變。(圖二)

曾經是皇帝獨享的「清宮藏書」

你是否曾經好奇過，清代皇帝究竟看些什麼書？宮廷裏有沒有專屬的皇家出版社？若有，這些出版社又刊刻出什麼樣的書籍供皇帝閱覽？皇太后、皇帝及后妃們又在殿閣內收藏了哪些圖書？你相信嗎，上述疑問在「清宮藏書」不同單元裏都可以得到解答。

欲瞭解哪些藏書是專屬於皇帝「與少樂樂」的獨享樂趣？首先得知道昔日清宮殿閣分成外朝與內廷兩大區域。位於外朝的武英殿係專門製作朝廷敕修書籍的機構，文淵閣為彰顯皇室氣派的宮廷藏書樓。至於內廷則是歷來為皇帝、后妃們的日常起居宮室，置於其間的養心殿、昭仁殿、慈寧宮等處，亦存置皇帝及皇室成員們日常翻閱或私藏寶愛的善本典籍。

在此概念之下，「清宮藏書」依其性質將其分成「武英聚珍」、「文淵瑰寶」、「天祿琳琅」、「宛委別藏」、「龍藏經」

眼前的所見所識。這不啻是個難題，但同時也是個挑戰與努力的目標。

為了獲得民眾關愛的眼神，首先在展覽標題上，以一秒立懂，瞬間覺醒的「院藏善本古籍選粹」為題，讓觀眾踏入展場前即可得知這是有關圖書文物的展覽；次為本展與一〇三陳列室「院藏清代歷史文

五個小單元，個別展示昔日宮廷典藏的皇家善本。然令人感到幸運的是，這些原為皇帝獨享的燦然珍品並未在過往浩劫中遭到嚴重損害，時至今日，而是成為可由全民「與眾樂樂」的書林重寶。

「武英聚珍」

首先，我們可以看到深受滿族文化影響下的康熙皇帝，如何學習及推廣漢族流通久遠的儒家經典，以作為治國方針。《日講四書解義》便是康熙皇帝在位期間舉辦經筵日講，召儒臣於弘德殿、乾清宮、懋勤殿等殿進講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四書。自康熙十一年(一六七二)開始，儒臣每日進講四書，以《論語》為首，次為《大學》。同時，皇帝還命將書中文字句字義繙譯成滿文。康熙十六年(一六七七)三月十三日，康熙皇帝於弘德殿面諭拉薩哩(又譯喇沙里)《四書講章》應以刊刻。十二月初八日將《日講四書解義》裝潢完成呈覽。(圖三)

至於雍正朝最為著名的一套圖書，同時也是現今存世最大的一部類書，首推雍正四年(一七二六)由蔣廷錫(一六六九—一七三二)奉敕重校完成，後於四年至六

年（一七二八）期間以銅活字印製的《欽定古今圖書集成》五千零二十冊。此書作者原為康熙年間擔任皇三子誠親王胤祉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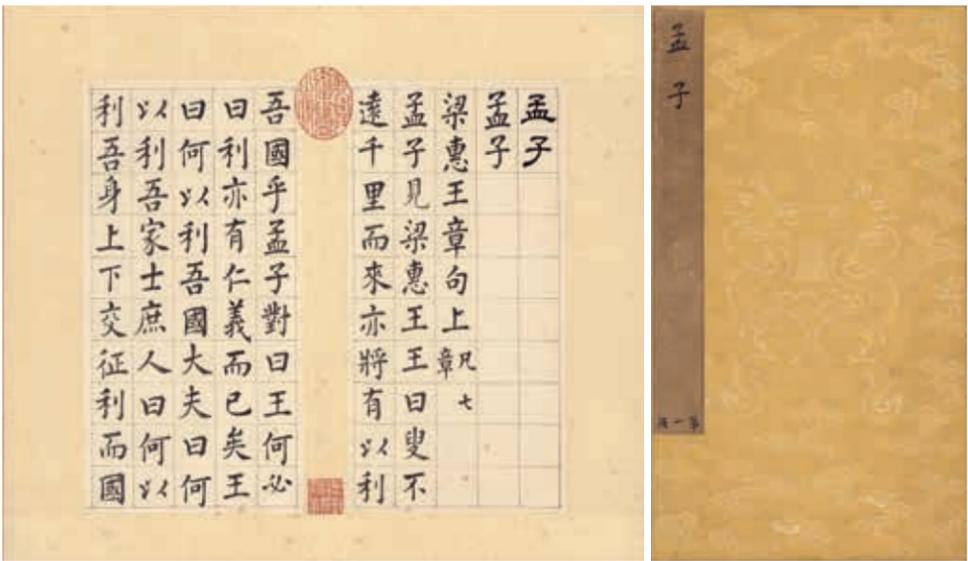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 清雍正4年至乾隆2年蔣衡寫本《孟子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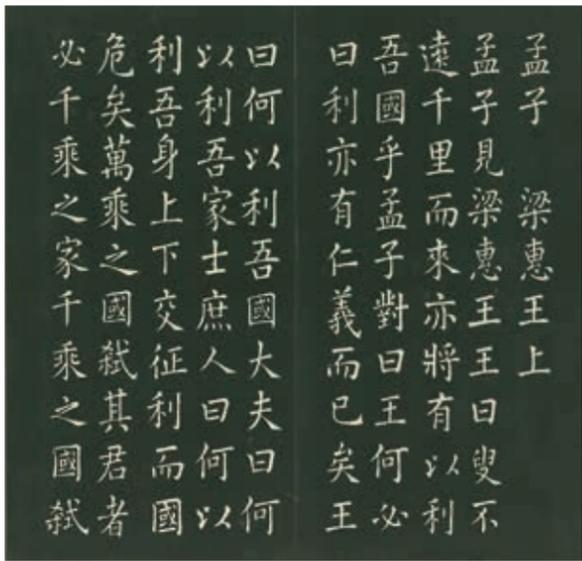


圖5 清乾隆58年依照蔣衡寫本《孟子》刻於國子監石碑之拓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為喜愛，將經冊深貯於懋勤殿，以示慎重，並賞賜蔣衡為國子監學正。（圖四）
時日一久，乾隆皇帝逐漸淡忘。直至乾隆五十六年（一七九一），當時皇帝打算續編《石渠寶笈》，在司事者提醒下，方想起早已束之高閣「十三經」寫本，時距蔣衡寫本進呈宮中已過五十年之久。乾隆皇帝愜然感悟此經不應視為幾暇閒賞之物，而實為千秋萬世、崇文重道之規，宜刻之石版，列於辟雍。所謂辟雍，乃沿用

讀陳夢雷（一六五〇—一七四一）歷時四十年多編纂而成，於康熙四十五年（一七〇六）以《圖書彙編》進呈。該書雖獲康熙皇帝賞識而賜名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但卻未能出版。雍正帝即位之後，陳夢雷因受皇三子儲位之爭波及，遭流放黑龍江。雍正皇帝命蔣廷錫接手，並刪去陳夢雷之名。全書以銅活字刷印成六十四部，院藏有三部雍正朝《欽定古今圖書集成》銅活字印本，分別儲置於文淵閣、乾清宮及皇極殿；另有一部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）北京總理衙門石印本。

乾隆皇帝堪稱文治武功最為鼎盛，同時也是經營文化功業最為積極的一位皇帝。他除極力發揮皇家出版社「武英殿」的修書及刻書功能外，乾隆三十八年（一七七三）在總管內務府大臣兼《四庫全書》纂修副總裁金簡（？—一七九四）建議下，並以木活字排印部分罕傳善本，惟以木活字名稱不雅，改取「聚珍」嘉名。這批書籍總計一百三十八種，通稱為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」，亦是清宮殿本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此外，裝幀精緻的蔣衡十三經手寫本，以及臨摹蔣衡寫本的石碑拓印本，這兩部「十三經」之間究竟有何關係？令人意想

不到的是，其背後居然有著一段相距五十年之久的歷史佳話。

誰是蔣衡（一六七二—一七四三）？他又為何要書寫如此龐大的十三經呢？蔣衡，後改名振生，字拙存，號湘帆，晚年號江南拙叟、潭老布衣，江蘇金壇人。因祖父及父親皆精通書法，故蔣衡自幼即臨摹父祖輩的書法，尤工行、楷。年少時遊歷四方，尤喜觀賞碑林書體，立下欲重書十三經的宏願。康熙年間，蔣衡考上恩貢生。至雍正四年（一七二六）蔣衡著手書寫十三經，為專心寫經，甚至因而放棄英山教諭職務。歷時十二年，至乾隆二年（一七三七）告成。到了乾隆五年（一七四〇），因緣際會得揚州鹽商馬曰瑄（一六八七—一七五五）的資助下，將蔣衡所書十三經裝潢成冊，再經由江南河道總督高斌（一六九二—一七五五）進呈給乾隆皇帝。蔣衡手寫本以經摺形式裝幀，封面、封底均以黃綾裝襯，上繡雙龍捧「壽」圖案，祥雲四布。至於函套則是明黃底五彩祥雲織錦，迴身張口小龍列布其間，盡顯宮廷氣派。由此推知，書籍裝幀所需的織錦物料，極可能係由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張羅。高氏進呈之後，乾隆皇帝甚

西周時期的大學之名，設於國子監之內，是清代皇帝講學之所。於是派和坤、王杰總理其事，董誥、劉墉、金簡、彭元瑞等人協助，金士松、沈初、阮元等人隨同校勘，歷時三年之久，將蔣衡十三經寫本刻於石碑之上，置於國子監，並為之御書（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）。其中包含論旨，共計刻成一百九十塊石碑，後稱為《乾隆石經》。（圖五）

「天祿琳琅」

由乾隆皇帝獨享的宮廷善本，當以儲置於昭仁殿的歷代名刻佳槧「天祿琳琅」最富盛名。昭仁殿初為康熙皇帝讀書起居所在，乾隆皇帝為紀念祖父，特改為珍藏歷朝善本圖書之處，並以漢宮天祿閣藏書典故，為這批宋、元、明善本及稀見秘笈命名為「天祿琳琅」。乾隆四十年（一七七五），乾隆皇帝命大學士于敏中（一七一四—一七八〇）等編訂「天祿琳琅」藏書解題目錄，彙為《天祿琳琅書目》。嘉慶二年（一七九七），昭仁殿大火，殿內善本盡燬。仁宗嘉慶皇帝欲恢復舊觀，乃命大學士彭元瑞（一七三一—一八〇三）等再蒐求檢

閱，編成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。本院所藏「天祿琳琅」圖書，幾為嘉慶年間重新整理續輯的珍貴善本。

「天祿琳琅」藏書具有鮮明的璽印特徵。凡於乾隆年間薈萃者，皆鈐「乾隆御覽之寶」朱文橢圓印與「天祿琳琅」朱方小印，唯此批珍藏盡燬於嘉慶二年大火。如今院藏「天祿琳琅」善本多為嘉慶皇帝續輯，每書前後護葉皆可見「五福五代堂寶」（或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」）、「八徵耄念之寶」、「太上皇帝之寶」朱文大印；首葉則有「乾隆御覽之寶」朱橢圓「天祿琳琅」白方；末葉再鈐「乾隆御覽之寶」朱橢圓「天祿琳琅」朱方。這是嘉慶朝為太上皇帝重建「天祿琳琅」的印記規制，藉以呈顯父子同心的文化志業。

展出收入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史部的《貞觀政要》十卷，係唐代史學家吳兢（六七〇—七四九）所著的一部政論性史書。全書四十篇，內容為彙輯唐太宗在位期間與臣子魏徵、房玄齡、杜如晦等大 臣之間的事蹟、問答、上疏、奏議等。最著名的記載，莫過於唐太宗於貞觀十七年（六四三）感慨魏徵過世時所說的一段話：



圖6 明覆成化元年內府刊本《貞觀政要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「夫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三鏡，以防己過。今魏徵殞逝，遂亡一鏡矣！」（圖六）

「宛委別藏」

此一單元係經重新規劃後的展示區域。「宛委別藏」乃清嘉慶年間浙江學政阮元（一七六四—一八四九）為準備續修《欽



圖7 「宛委別藏」代表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的四種顏色絹質書衣。 謝明松攝

載：「（孝莊）太皇太后欽命修造，鑲嵌珠寶、磁青箋、泥金書、西域字《龍藏經》一部，共一百八本，內有釋迦牟尼佛口授

定四庫全書》，特意於東南一帶搜訪，分三批進呈的書籍。仁宗嘉其用心，以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簡玉字之書典故，賜名「宛委別藏」。

阮元意在延續乾隆朝《欽定四庫全書》文化工程，故所蒐多為四庫館臣未收之書；除徵集原刊本之外，又逐一精鈔繕寫，並親撰提要。嘉慶皇帝繼而命人整理，將之編成《宛委別藏總目提要》及《宛委別藏續編書目提要》，計收書一七〇餘部。正編仿《欽定四庫全書》，按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類，且覆以四色絹質書衣，並以函匣裝幀；各書首葉上方可見「嘉慶御覽之寶」璽印，顯見仁宗皇帝對全書的珍視。原置於嘉慶皇帝即位前居住的毓慶宮後殿西次室，民國以後，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宮中物品時，「宛委別藏」已被移置養心殿，且僅存一六〇部。（圖七）

所展《增廣箋注簡齋詩集》三十卷附詞一卷為宋朝詩人陳與義（一〇九〇—一一三八）的個人詩集及詞作，其中「增廣」及「箋注」部分，為南宋胡穉（字仲儒）廣泛增補及考證注解；此外，胡穉還為陳與義編纂年譜。此外，本書與《欽定四庫全書》所收《簡齋集》十六卷並不盡同，



圖8 《增廣箋注簡齋詩集》阮元親撰提要，為首批進呈圖書，收入《宛委別藏總目提要》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口傳諸經」。《龍藏經》內含五萬餘葉經文，經文以泥金書寫於特製磁青箋紙，泥金成色飽滿，書體端正；上、下經板內可

係為阮元於嘉慶十二年（一八〇七）第一批進呈的書籍。嘉慶皇帝不僅命人將阮元撰寫提要抄錄於《宛委別藏總目提要·集部》之內，同時於每冊首葉鈐上「嘉慶御覽之寶」朱方璽印，以示看重。（圖八）

至於另一部《群書類編故事》二十四卷，編者為元末明初的王翬。書中內容取材自先秦諸子、歷代史傳、唐宋筆記小說等雜文，依故事類別分成天文、時令、地理、人物、仕進、人倫等十八類，屬於類書性質的書籍。但本書並未見於《宛委別藏總目提要》及《宛委別藏續編書目提要》內，可知並非在阮元前二批進呈之書，而是嘉慶十六年（一八一—）以後的進呈本，書中亦無「嘉慶御覽之寶」璽印。

「龍藏經」

《藏文龍藏經》簡稱《龍藏經》，係康熙皇帝奉祖母孝莊太皇太后博爾濟吉特氏布木布泰（一六一三—一六八八）之命所修造，原置慈寧宮花園佛堂「咸若館」內。是經內容包括秘密、般若、寶積、華嚴、諸經及戒律六大部，是總集釋迦牟尼一生所說「教法」與所制「律典」的藏文譯本。根據《秘殿珠林初編》卷二十四記

見七百五十六尊諸佛彩繪，造像華麗，周圍飾以各式鑲嵌珠寶，其上覆以黃、紅、綠、藍、白五色絲繡經籙。每函經葉、經板外配以裝幀所用之絲、棉等材質經衣，附五色網經繩，最外層則為保護經函的黃棉袍袂。全帙裝幀考究精美，極富皇家氣派，為院藏藏傳佛教法典中最受矚目的一部。（圖九—一、九—二）

結合「訪舊蒐遺」的全民開放

事實上，一所博物館的特色，取決於其藏品之內容與質量。本院自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肇建，繼於五十四年（一九六五）在外雙溪復院以來，不斷蒐購徵集，亦接受海內外公私捐贈，補充昔日宮廷收藏闕遺，終得使涵蓋範圍益趨廣闊。

本單元分「觀海堂藏書」、「平圖薈萃」、「珍藏購贈」三項子題，選件年代跨越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，內容與版本豐富多樣。無論孤罕珍秘之書林重寶，抑或民間版行之皇皇巨構，皆蘊藏珍貴的版本資源與獨特的時代風貌；若論刻印之謹嚴、紙墨之精雅，亦無不令人驚艷神往。部分善本鈐印纍纍，間可見名家品賞題識，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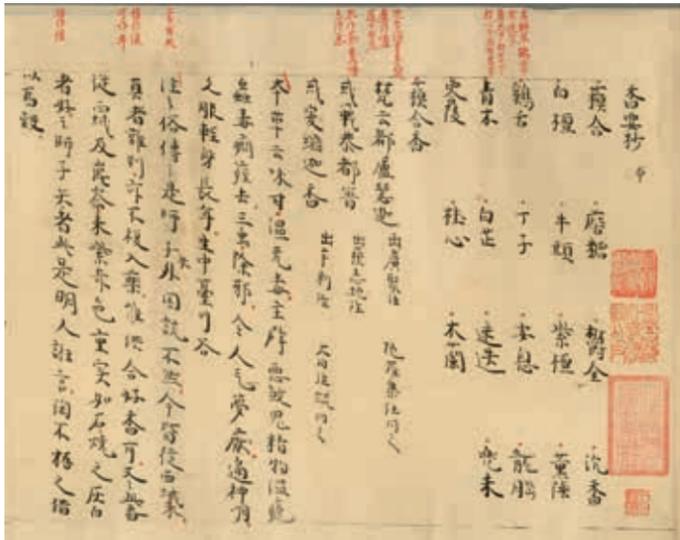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0 《香要抄》 日本元亨間傳抄保元間卷子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醫官小島尚質（一七九七～一八四九）的「小島氏圖書記」朱長，天頭處亦有小島氏的漢文朱筆校注；楊氏購入後鈐「楊守敬印」白方、「星吾海外訪得秘笈」朱方及「宜都楊氏藏書記」白方，足顯其遞藏源流。至若《香要抄》，係日本平安時代後期高僧兼意（一〇七二？）參考漢籍《本草》類等著作，並結合各種佛經記載

或其他文獻，整理有關蘇合香、鬱香金、沈香、麝香等四十九種香藥之用法、作用及其功效，兼繪其圖。（圖十）

「平圖書萃」

此一單元為院藏昔日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善本、輿圖文物，有著一段飄洋過海的不凡經歷。清末新政，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軍機大臣張之洞（一八三七～一九〇九）奏請成立京師圖書館，由學部管轄（故又稱學部圖書館），並將翰林院、國子監、內閣大庫所存宋、元、明秘閣書籍入藏，另加入由各省徵集而得圖書。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，京師圖書館更名國立北平圖書館。之後九一八事變爆發，館藏圖籍文物陸續裝箱南運，分貯上海、南京等地。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，袁同禮（一八九五～一九六五）館長與駐美大使胡適（一八九一～一九六二）聯繫，特精選一百零二箱善本運往美國，寄存華府國會圖書館。五十四年（一九六五），本院蔣復璁（一八九八～一九九〇）院長（兼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）建議索回，獲國會圖書館同意。同年歲末，圖書安全運返臺

灣。至於國立北平圖書館十八箱明清古輿圖，則先於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隨本院文物遷運抵臺。七十四年（一九八五），行政院同意將善本及輿圖撥交本院典藏，使院藏文物得以統合凝聚。

此次展示《新刻出相音註勸善目蓮救母行孝戲文》，係明萬曆年間祁門文人鄭之珍（一五一八～一五九五）將目蓮救母故事改編成以南曲為主的傳奇，相當於今日的劇本。所謂「出相」，即書中插圖；至於「音註」，則是兼納標音與注解之意。事實上，目蓮救母可以說是一則流傳廣遠的佛經故事，其發展也與民間信仰的中元節與佛教的盂蘭盆節祭祀活動有關。故事最早淵源自西晉竺三法護譯《佛說盂蘭盆經》，成型於唐代變文，流行在宋、元迄明的戲曲創作。

經過鄭之珍重新改編內容為王舍城傅相之子傅羅卜（即目蓮，原名目健連）因思念亡母，出家後遂以天眼觀其母在餓鬼道，因悲號涕泣，後求助佛陀，進入地獄各殿救母。經佛陀開示，於七月十五日舉辦盂蘭盆會以百果供養十方大德眾僧及苦難眾生，才將變成犬身母親再轉回人身，



圖9-1 清康熙8年藏文寫本《龍藏經》全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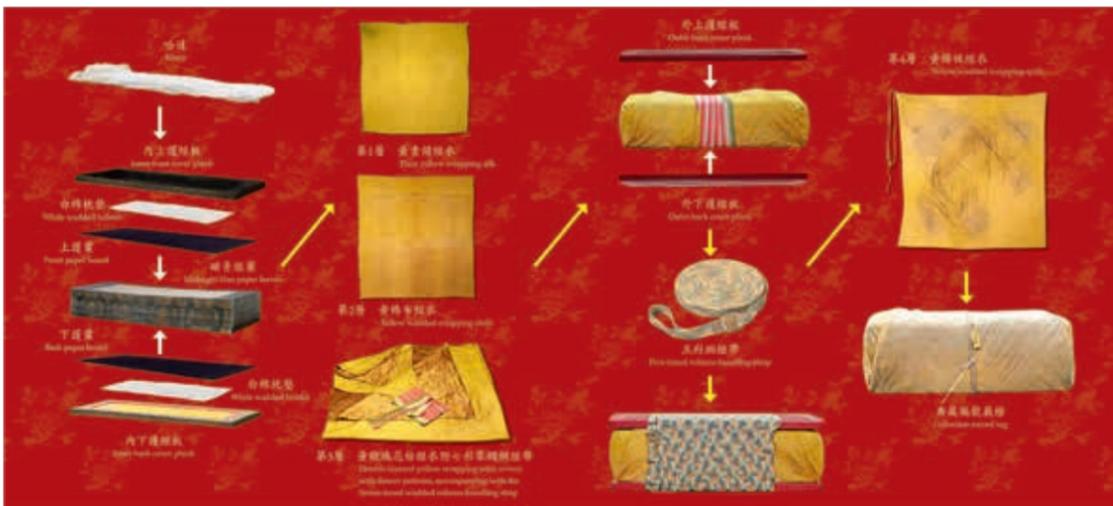


圖9-2 《龍藏經》裝幀方式示意圖

可資梳理遞藏跡緒，字裡行間更流露出藏家愛書惜物、感世懷人的情誼。企盼民眾駐足觀覽同時，亦有鑒於前賢蒐求調護古籍不易。

「觀海堂藏書」

觀海堂為清末藏書家楊守敬（一八三九～一九一五）的書樓名，所收之書在本院典藏中獨具特色。楊守敬，字惺吾，晚號鄰蘇老人，籍隸湖北宜都，畢生研究金石史地之學。擅長書法，篆、隸、草、行、楷諸體俱佳，在日期間風靡東瀛書壇，獲譽為「近代日本書道之祖」。光緒六年（一八八〇）起，楊氏先後奉駐日公使何如璋、黎庶昌召請擔任隨員，期間蒐訪珍稀圖籍，所得包括自中國散佚書，以及朝鮮刊本、日本鈔本、醫書等，成果豐碩。十年（一八八四），差滿歸國，並將在日訪求之書盡數攜回。

所展《香要抄》為上、下兩卷寫本，即為楊守敬赴日期間所蒐佛教修儀用品「寶、香、藥、穀」典籍其一。除此《香要抄》之外，另亦攜回《藥種抄》及《穀類抄》兩種，惜缺《寶要抄》。該卷上有楊氏購藏前的舊藏家鈐印，即日本江戶末期幕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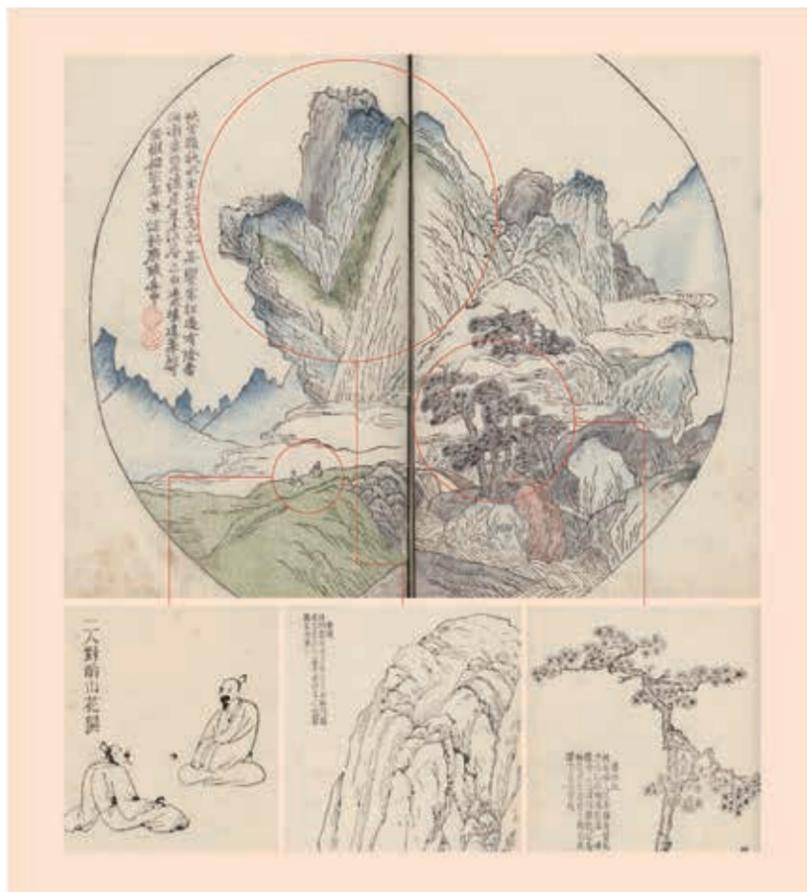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2 清康熙年間出版的《芥子園畫傳》，為初學山水畫者研習必備的參考用書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拜此二類藏書補益之賜。
此次展出供初學習畫者的入門範本《芥子園畫傳》五卷，即源自楊文寬（一八九六~？）女士捐贈。該書最早是清康熙年間著名文學家李漁（一六一〇~一六八〇）的女婿沈因伯，邀請畫家王概、

王著、王臬兄弟等人，將明代畫家李流芳的課徒畫稿整理成冊，並不斷地加以增輯補充。其後，在李漁出資之下，以其金陵別墅「芥子園」為名，出版《芥子園畫傳》。坊間流傳的《芥子園畫傳》共四集。本書為初集，為康熙十八年（一六七九）

採鉅版技法，以藍、綠、黃、棕、灰五色套印出版。內容收錄山水畫作各種技法，舉凡樹、石、山、泉、人物，並附臨摹古人與時人各式山水四十幅。此書問世後，成為初學山水畫者研習必備的參考用書。康熙四十年（一七〇一）又有二集與三集



圖11 《新刻出相音註勸善目蓮救母行孝戲文》圖繪目蓮母親劉氏走過陰府的奈何橋，及進入第五殿見閻羅王照業鏡之情景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最終超生切利天。本書刻於金陵（今南京），其版畫刀法樸實豪放，構圖呈現當時版畫插圖受到戲臺演出的影響，畫中彷彿如現戲臺演出情境。（圖十一）

「珍藏購贈」

故宮在臺灣外雙溪復院後，承國內外收藏家相繼以其珍藏圖書捐贈。自民國六十年（一九七一）始，故宮開始接受各界捐贈善本古籍。私人捐贈包含前總統府戰略顧問徐庭瑤（一八九二~一九七四）將軍、藏書家沈仲濤（一八九二~一九八〇）先生、前國防部長黃杰（一九〇二~一九九五）將軍、前駐教廷大使陳之邁（一九〇八~一九七八）先生、前國史館館長羅家倫（一八九七~一九六九）先生、本院秦前院長孝儀（一九二二~二〇〇七）先生等；另有單位機關的捐贈，如國防部史政局、香港中山圖書館，併各方君子賢達，皆破私為公，慨然以所藏捐贈本院。另一方面，七十四年（一九八五）之後，本院亦銳意蒐購古籍，五十餘年間，計得善本古籍四萬一千餘冊。本院能成為善本古籍典藏重鎮，為國內外漢學界肯定，頗



圖15 展場時空走廊之情景展示 謝明松攝



圖13 清光緒11年覆刊乾隆13年《古香齋古文淵鑑》袖珍本 謝明松攝

「情」四種特質，所謂「色」係指女子容貌，至於「情」則是扣合通俗小說的流行思潮，為才子佳人之婚戀情節。小說雖是經由男性書寫而成，然頗有顛覆傳統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觀念，試圖重新詮釋或塑造古代女性在性別角色中的定位及地位。（圖十四）

出版；然嘉慶二十三年（一八一八）的四集出版，乃是書商挾著《芥子園畫傳》名氣編湊發行之本，與原發起人李漁、沈因伯已無關係了。（圖十二）

另外，此次展出香港中山圖書館捐贈《古香齋古文淵鑑》六十四卷，則是一套精緻小巧、彩色套印的袖珍本。《古文淵鑑》最早為清康熙皇帝命內閣學士徐乾學（一六三二～一六九四）收錄歷代散文作品

所編成的文學總集，康熙四十九年（一七一〇）交武英殿以朱、墨、黃、綠、藍五色套印技法刊行。其中正文部分墨色；正文旁有朱色標線及句讀，天頭處康熙皇帝御批及諸臣注釋亦為朱色；至若前人諸家評語則分別以黃、綠、藍三色示之。

乾隆十一年（一七四六），乾隆皇帝欲效法皇祖康熙皇帝再刻《古文淵鑑》，然認為武英殿所刻經、史諸書，卷帙浩繁，尤其剩餘的梨、棗木材數量可觀，為避免浪費，遂命臣子仿造古人巾箱本式樣，費時數年，刻成「古香齋鑑賞袖珍本」十種。這批袖珍本以其位於重華宮的東廂，也是乾隆皇帝最愛的書齋「古香齋」為名。然而，此次所展並非康熙朝及乾隆朝的版本，而是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覆刊乾隆十三年（一七四八）的印本，雖為覆刊，但紙墨猶留舊痕，猶可呈現乾隆年間宮廷套印的袖珍精品樣貌。（圖十三）

此外，清乾隆十五年（一七五〇）出版的《女才子》，又名《繡像女才子書》則是經由蒐購而來，係清代浙江文人徐震取材自聽聞友人講述而來的十二位才女故事。徐震，字秋濤，號煙水散人。編者標榜女才子應具備「才」、「德」、「色」、

結語

除針對展覽單元及展陳文物的再思考之外，此次在「清宮藏書」及「訪舊蒐遺」兩大單元之間的過道，也以時空走廊的概念，將文物典藏從清代皇帝一人獨享的宮廷藏書；至故宮博物院成立後，對外開放，到文物歷經南遷、西遷，終在臺灣落地生根的歷程。（圖十五）走過時空走廊，觀

眾可以感受歷史在眼前的照片及圖像中，彷彿瞬間流轉數個世紀之久，也或許可以更加體會身處在這個時代的我們有多麼幸福。往昔深藏宮殿之中的皇室善本，在時代轉變下，今日觸目所及，均是全民共有共享的文化寶藏，不再遙不可及！

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



圖14 清乾隆15年刊《女才子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- 參考書目（按姓名筆劃排列）
1. 王琳琳，〈蔣衡與十三經刻石〉，《前線》二〇二二年第二期，頁六〇—六二。
 2. 毛文芳，〈書寫才女—清初煙水散人《女才子書》探論〉，《漢學研究》第二十五卷第二期，二〇〇七年十二月，頁二二—二四。
 3. 吳哲夫，〈阮元與宛宛別藏叢書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十五期，一九八四年六月，頁二六—二〇。
 4. 宋兆霖，〈從北溝到外雙溪—國立故宮博物院在臺恢復建制的經過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三九六期，二〇一六年三月，頁二一—三三。
 5. 李保文，〈從「總管內務府檔案」述說太皇太后吐蕃特文泥金寫本《甘珠爾經》的修造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二八卷第四期，二〇一一年六月，頁一三三—一八五。
 6. 胡進杉，〈法界聖眾·藝海瑰寶—康熙朝內府藏文泥金寫本《龍藏經》圖像述要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二八八期，二〇〇七年三月，頁一—二六。
 7. 莊吉發，〈繙譯四書—四書滿文譯本與清代考證學的發展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四一二期，二〇一七年七月，頁一八—二七。
 8. 陳芳英，〈目連救母故事之演進及其有關文學之研究〉，臺北：臺大出版中心，一九八三。
 9. 張爾實，〈李漁的芥子園和《芥子園畫傳》〉，《東南文化》，一九九七年十二月，頁二七—二八。
 10. 張璠文，〈勸善文本的符號欲望：從《目連救母勸善戲文》〈羅卜描容〉談起〉，《玄奘佛學研究》第二二期，二〇一四年九月，頁一五—二六。
 11. 許媛婷，〈鄰蘇觀海—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策展經緯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三七六期，二〇一四年七月，頁四—十五。
 12. 圖書文獻處，〈龍藏—院藏大藏經特展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三三三期，二〇一二年二月，頁一八—三六。
 13. 蔣復璁，〈古今圖書集成的前因後果〉，《文星》第十四卷第五期（總第八三期），一九六四年九月，頁一—十五。
 14. 趙鐵銘，〈古今圖書集成與陳夢雷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三期，一九八五年十一月，頁二〇—二七。
 15. 潘元石，〈國畫的教科書—芥子園畫傳〉，《臺灣美術》第三卷第一期（總第九期），一九九〇年七月，頁五—一六。
 16. 劉美玲，〈天祿琳琅：乾隆御覽之寶〉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二〇〇七。